

傅子



傅子目錄

正心 仁論 義信 通志 舉賢 重爵祿 禮樂 貴教

檢商賈 校工 戒言 假言 問政 治體 授職 官人

曲制 信直 矯違 問刑 安民 法刑 平役賦 鏡總叙

附錄 四十八條

臣等謹按傅子晉司隸校尉鸚鵡子北地傅元撰晉書本傳稱元撰論經國九流及三  
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別各為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  
萬言行世元初作內篇成以示司空王沈沈與元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  
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揚墨之流適齊孫孟子往代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隋書經籍志  
唐書藝文志皆載有傅子一百二十卷是唐世其書尚完至宋而崇文總目所錄止存  
二十三篇較之原目已亡一百一十七篇故宋藝文志僅載有五卷其後惟尤表遂初  
堂書曰尚見其名至元明以後藏書遂絕無著錄者蓋傳本久佚世所見者獨藝文類  
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寥寥數條而已今檢永樂大典中散見頗多且所標篇目咸在  
詳采掇裏次得文藝完具者十有二篇曰正心曰仁論曰義信曰通志曰舉賢曰重爵

祿曰禮樂曰貴教曰檢商賈曰校工曰戒言曰假言又文義未全者十二篇曰問政曰治體曰授職曰官人曰曲制曰信直曰矯違曰問刑曰安民曰法刑曰平役賦曰鏡總叙篇曰視崇文總目較多其一疑問刑法刑本一篇而永樂大典誤分為二其宋志五卷原第已不可考謹依文編綴總為一卷其有大典失載篇目及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當即前篇闕佚之文顧未敢以意附會則別為附錄繫之于後晉代子家今傳于世者惟張華博物志千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嵇含草木狀戴凱之竹譜尚存然博物志搜神記皆經後人竄改已非原書草木狀竹譜記錄瑣屑無關名理抱朴子又多道家詭誕之說不能悉軌于正獨元此書所論皆關切治道闡啟儒風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視論衡昌言皆當過之惜其全本世已無存而殘編斷簡收拾于缺爛之餘者尚得以攷見其什一是亦可為寶貴也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總纂官侍讀<sub>臣</sub>紀昀侍讀<sub>臣</sub>陸錫熊纂修官中書<sub>臣</sub>徐步雲

傅子

晉 傅 元 撰

正心篇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物之統也。動而不失。正天下可感。而況于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也。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情繫曲房之娛。臨朝宰事。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刑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正乎。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則象矣。古之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夫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則是已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基。以為固。禍機發於左右者。自失也。夫挾邪心以虐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虐君。自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自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大小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

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為之憔悴。猶未足以逞其欲。惟不推心以況人乎。故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已。惡有不得其性者也。古之達治者。知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於內。而後動靜不妄。動靜不妄。以率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 仁論篇

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恥。或曰。恥者。其至者乎。曰。未也。夫至者自然由仁。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沉。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于上世。瞻仲尼于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相伯夷于首陽。省四皓于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于荆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析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恥。欲比于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况其慝乎。固陋斯安。况其為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漸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內省其身。恕不亂德。善不亂義也。子方惠及於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麋。皆仁之端也。推

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

案此另是一條與上不相屬舊本惟此數語疑上下尚有脫文

### 義信篇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于室。大小溷然。而懷姦謀。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于是亡矣。夫信由上結者也。故人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遇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東常以化下。下服常以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為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迴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者。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欵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于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以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

其顯乎。故禍莫大于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盡已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納矣。此無信之禍也。

通志篇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惟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後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能不逆之也。苟有所逆。衆流不至者多矣。衆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為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于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父而授其子。則于天下無所枉矣。石厚。子也。石碯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舉之。是謂公道。夫在人上。天下皆為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無遠無近。死命可致也。惟患衆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離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之流。獨進而不好之流。所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私道行矣。於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趨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于利者。此案



句與上文昧于利者句疑俱有外誤

變業而黨成正人守志而曰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所聞實寡矣外倦

于人而內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為上賞蔽賢者為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本容狂狷之士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凡有氣血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于言矣君人者將和衆定民而誅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則遠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寬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篤于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能無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為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存焉順之則生逆

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已者衆。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已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受之。所以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為名也。以為直言不聞。則已之耳目塞。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于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於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為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 舉賢篇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為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一其聽。身不正。聽不一。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為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才。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于人乎。傳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為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主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天下不以為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與骨肉。共于誅賞。豈二法哉。惟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于高祖。臣莫奇

于韓信。高祖之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亡士，信之奇才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將相可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特不見知而已矣。又將案法而誅，向不遇滕公而誅之，則身不免於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於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也。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半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項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于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于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進。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納。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世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皋陶，難得皋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聽二人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也。專致人之道也。博任人之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正途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皋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皋陶伊尹，而又人人用耳目，是

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忠惠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為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賢人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哉。

### 重爵祿篇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富貴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其德不授。祿非其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虛于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也。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衛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生而食于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於官。而或營私。則公法繩之於上。而顯議發之于下矣。是以仁讓之教存。廉恥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於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也。明矣。必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

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利厚其祿也。則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利而營私利也。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為治者。無不欲其利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渾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為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明濟其身。遠不足以及家室。父母餓于前。妻子餒于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仁義之理收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于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棄家門委身於公廟。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于內。交黨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人主不詳察。聞怨興于內。而交離於外。薄其名必將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聞之怨。不憚遠近之譏。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于君。下不見明于俗。委死溝壑。而終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之人。知為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為濁。善者變而陷于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有也。

傳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益損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商君始殘禮樂。至于始皇。遂滅其制。賤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曰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于刑書。雖荷戟百萬。方石城造。紫此句疑有舛誤子已死于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無盡忠郊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分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齋不貲之寶。獨宿于野。其為危毀。甚于累卵。方之于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其秦之謂乎。

貴教篇

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羸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柔而用。況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攻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工有仗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成而禮行。因義立禮設而

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于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天下惟力是恃。惟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矣。失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惟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也。以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惟力是恃。其不大亂。幾希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則修禮讓。案原本無則修禮讓。今增。利出于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于悠悠者乎。

### 檢商賈篇

夫商賈者。所以冲盈虛而權天地之利。通有無而一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死。而積偽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黜。微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為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常。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怒民忠。而恩

伴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於卑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莫等。萬機運于上。百物動於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正。而民不越。及秦亂。而四民棄本業。苟且一切之風起矣。于是士樹姦於朝。賈窮偽于市。臣挾邪以罔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半公室。農夫伏隴畝。而墜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於下。下無窮死。而不知歸農。末流濫溢。而本源竭。織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者言非典義。學士不以樂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過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用足而不匱。故一野不如一市。一市不如一朝。一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不反真矣。不息欲于上。而欲求下之安。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壅。一商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并兼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物。非民所生。而請於商賈。則民財曰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者。未之



有也。

校工篇

天下害莫甚于女飾。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苜之飾。盈千金之資。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欲者有盡。以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奢竝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薄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為碑。鐫石為虎。碑崇偽。案此句疑有脫誤陳于三衢。妨功喪德。異端竝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天下定矣。

戒言篇

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大偽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尚焉。不尊賢上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為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亡不避也。

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也。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則禮讓興。抑其所貪。則廉恥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為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

假言篇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能。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政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夫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金鼎乎其間。煮之而能兩全其用。無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為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間。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問政篇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罰不用。情。刑法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道也。惟公然後可正天下也。善為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人乎。堯水湯旱。而民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吳

懈。而為秦越人。且害之。而況于天下乎。

治體篇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為治審持二柄。能使生殺不妄。則威德與天地竝矣。

授職篇

夫裁徑尺之帛。刑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形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夫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為棟梁。小材為椽椽。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也。非獨屋有棟樑。國家亦然。大德為宰相。此國家之棟樑。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天工時叙矣。

官人篇

世質則官少。世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

曲制篇

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

知足者則物莫能盈其欲矣。

信直篇

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或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至矣哉李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希陷乎不義。

矯違篇

傅子曰正道之不得行常由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

問刑篇

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而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李斯又深刻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愚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忘者也。

安民篇

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言百者刺史之職也。

法刑篇

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詔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手足矣。

平役賦篇

上不與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

鏡總叙篇

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面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附錄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然一盂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烟火行天。雖傾竭海。不能救。秦昭王是積薪約。縱火其至。始皇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滅之。秦人觀山東之民。猶猛虎之晚羣羊。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張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下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

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若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其可謂近世大賢人士君子矣。荀令君

仁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瀆。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其間必有名世者。其荀

令君乎。夏令被裘。冬令被葛。雖有嚴令。終不冒從者。逆時也。堯遭洪水而貴。陸湯大旱

而重水。列和善吹笛。吳姬之聲。無以加也。以上六條永樂大典中錄出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取

者。分定也。委一金于路。兒童爭之者。分不定也。朱生善彈琴琵琶。雖百牙之妙。無加

也。以上二條見諸子瓊林上德之人。其齊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聖人之

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之。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

後行。人之性本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淳而清。動之則流而濁。心

有管籥。須言而發。傅子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生有端。

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債河。溜沈瀨川。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

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鴨足何以取。雞足何以斲。紫取字無鴨足之義。斲字字書所無。故字

典有版字肉也。又有斲字。脈也。或傅子本取鴨足有肉相聯。屬雞四爪。如取。取字。脈絡分散之義。亦未可知。取斲疑即版斲之說。今無別本。可校古仍原文。取斲吾不知也。

何況問天地乎。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說偶中耳。

三公者。佐天子理陰陽。荀仲預稱禹十二為司空。律是答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



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如也。王黎為黃門郎。軒軒然

得志。煦煦然自樂。太祖武皇帝魏武帝愍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卓帳帽。先未有岐

荀文若巾。觸樹成岐。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為慶弔之服。白紗為之。或單或袂。初婚冠

送錢亦服之。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食盃而污之。偽怒解衣而燒之。垢盡火

滅。粲然潔白。漢末王公多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練巾。太原民

發冢。破棺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其冢上。本生三十歲。不知此婦三十歲。尚生地

中也。將一朝炊然生。偶與發冢有會也。相者三停。九侯定于一尺之面。郝素善彈箏。

雖伯牙妙手。吳妓奇聲。何以加之。西國人言蘇合獸便國。皆口口以為香。金根車天

子親耕乘之。蹋楮車。畋獵乘之。有追鋒車。施禮幟車。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

者六十躡。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曰喪功。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用感而

作。馬先生釣。天下之巧者也。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

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為

園。患無水以溉之。先生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其功百倍于常。此二異也。後

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上。帝以問先生。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



蓋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橫。使形若輪平。潛以自入。設為女樂無象。使木人擊鼓吹簫。跳丸擲出。自入百官行署。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嘗試一車。輪懸鈺。斲數十。飛之數百步。馬先生之巧。雖古船輪墨翟王爾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以上三十三條見太平御覽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豐五年。舉秀才。歷世

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

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

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

天。

道教者。昭昭然。若日月麗乎天。

侍中冠武弁。

昔仲尼既沒。仲尼之徒。追論夫子

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

魏司空陳群始立九

品之制。置中正。平人材之高下。各為輩。自州置州都。而總其義。

以上七條見文選註